

巴风蜀韵 双城诗事

编者按：

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“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”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……自古以来，巴蜀诗歌源远流长，巴蜀诗人灿若繁星。重庆和成都的现代诗歌发展史，更不乏优秀的、著名的诗人，他们构成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。

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不断推进，川渝两地文艺广泛吸纳新鲜养分，焕发出崭新的气象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浸润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巴蜀文学在发力。今日起，本报特辟“巴风蜀韵，双城诗事”专栏，意在展示成渝两地一批优秀诗人汲取巴蜀文化丰厚营养、得巴山蜀水神韵的精品力作，以飨读者。

## 时光款款，缓缓前行

——李墨近作

新诗，只是个人消遣的游戏

### 过往

笑过。哭过。  
像溪涧江河一样  
我行我素

爱过。恨过。  
像高山沟壑一样  
檐下低头

秋天，叶升风  
枝泛霜，一丝凉  
爬过屋脊，翻过埡口

人如过江之鲫  
浩渺。盲从。  
紫鱼非鱼，白马非马

### 五月的梦幻，充满诗意

五月的激情，摒弃了羞涩。  
牡丹、樱花、杜鹃、海棠  
悄然退出。晨露，擦亮蜗牛  
雨水，浇灌麦穗。一些缤纷的事物  
清理出了头绪。玫瑰、芍药、鸢尾、牵牛  
纷纷登场。那枚熟透的杏子  
挂在记忆的枝桠上，等人来摘。

### 眺望一树桃花

——写在老家观音岩

先是一朵 悄悄打开自己 惹得  
另一朵大胆地应和 不想辜负  
这明媚的春光 不愿捂严抑制不住的  
花事 一树桃花开在山野  
惹得另一树 另一片大面积盛开  
不说恣意 不谄甜物 只要是桃花  
就要肆无忌惮 说出自己的主张

### 定格的风景

回不去，年少的凉椅  
那一夜，我碰掉满天的星斗

抹不掉，那一缕晨曦  
那一日，我擦亮了人生的底色

爬不完，那一段山路  
这一生，我都在返乡的途中

记忆的碎片，像河底的卵石  
清静了流水，磨损了岁月

那片刻的宁静和温暖，犹如春风  
细雨，丰盈了我们孤寂的旅程

### 孤独催生了艺术

——为固执热爱艺术的歌者舞者而作

活在人世，你必须要有  
狼劲和韧劲。责任压不垮  
困难打不倒，咬碎的牙齿  
往肚里吞。稍有不慎  
抑郁也会上瘾。金刚不坏  
那只是修行的愿望和传说。  
绝望，孤独。这是遗传的馈赠  
这是命运的鼓点，还是  
生命催生的繁花和苦果。  
冲动和爱慕，欲望和本能  
往往设置许多栅栏，让你  
欲罢不能，迷失在山重水复  
的梦幻中，左冲右突。  
认清自我是一种觉悟  
战胜自我才是一种本领。  
而今，我越来越信服  
绝望和孤独，催生了艺术。

### 水，始终是沉着的

水，始终是沉着的  
只有水面，才见着浪花  
无论你站在岸上  
还是矗立船头  
吹开你心扉的  
一定是风，和往事

还有泥土也是沉着的  
只有沙，才浮在表面  
被禾苗挽留，被太阳炙烤  
被骆驼征服，被流水冲远  
暗流和漩涡被落差裹挟  
鱼的自由，失去记忆  
被网和饵，勾走魂魄

行走异乡，水土不服  
请用红豆二两，月光半钱  
甘草十克，兑酒口服一个疗程

### 把我自己用旧了

我把山川征讨旧了，追溯到大禹  
前的混沌、沼泽，免英雄折腰。

我把文字抒写旧了，回到仓颉之前  
用肢体和嚎叫，遣词造句吟诗作赋。  
我把衣衫穿洗旧了，裸露本真  
体会饥寒和童稚，领悟羞耻  
风度、温暖的存在与意义。  
我把道路踏旧了，不畏荆棘、坎坷和泥泞  
登高致远，抵达了远方和归途。  
我把日月磨旧了，寒来暑往  
增添了许多感触、经验和记忆。  
哦，为了生活和梦想，把我自己用旧了  
就像开刃的刀锋，容易磨损、卷曲。  
“人生不过一场盛宴。”  
“凿尊菩萨，让自己崇拜。”

### 当我们之间已没有了爱情

当我们之间已没有了爱情  
这不是世界末日 苟且活着  
不需要争议 日升和月落  
更不要指责生活的惯性

善于伪装和逃避的人  
走出围城 向原野呼吸养分  
不要被回忆和幻想迷失  
试图用成功装扮强大 亦是徒然

我们都有两个自我 相互质疑  
甚至纠缠不清 直到偃旗息鼓  
对抗与接纳 混沌模糊  
就像天使和恶魔 交替存在

旅途中过分注重细节风景  
往往忽视了 快乐和本真  
浮尘阴霾 遮蔽灵魂的自由  
学着向失败 缴械投降

### 一抹生活的亮色

一抹生活的亮色  
来自于明亮的眼睛  
对生命的尊重  
对天地的感恩  
对亲朋的抚慰和祝福  
像此时轻掀窗帷的微风  
灯光下书页泛起涟漪

一抹生活的亮色  
来自于热爱的内心  
对一切事物的包容  
渴望和观照  
在琐屑冗杂的庸常里

坚守和微笑  
承载命运的宠幸和不幸

像沉默的星辰闪烁着光辉  
像一万个古老的村庄  
一千条静静流淌的河流  
圣徒般坚定和虔诚  
时光款款，缓缓前行

### 我想去西藏晒晒太阳

我想去西藏晒晒太阳  
那儿的山水  
像珠穆朗玛一样  
高远、辽阔、静穆  
那儿的民风  
像青稞酒、酥油茶一样  
醇厚、质朴、自然

真的，我想去西藏  
晒晒太阳  
像摇曳的格桑花一样  
披上晨露  
像奔驰的牧马人一样  
涂抹一层高原红

我要带上心爱的人儿  
像虔诚的信徒一样  
在风尘中叩拜，匍匐  
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 
信马由缰  
让两颗赤裸的灵魂  
在阳光下，漂浮成  
一朵静谧的白云

### 攀谈

你说我白发，增了  
我搔了搔头  
——那是岁月长河  
升起的一片雪雨风霜

你说我额眉，陷了  
微笑又加深了沟壑  
眼袋圈禁了眼界  
搪塞——梦想开始塌方

你说我肚腩，大了  
淤积的不只是垃圾和脂肪  
自嘲——心宽体胖  
胳膊上跑马，肚子上撑船

你说我脊背，弯了  
我挺了挺身子  
抖落一身碎片  
——试图找回，曾经的苍劲挺拔

这些表象，来源于生活和命运的  
七经八脉、五脏六腑  
别用怜爱的目光、保重的劝告  
看我扯肝扯肺。  
灵魂——只有灵魂永远干净年青

### 空

与你一样，肉眼凡胎当局者迷

刚把生活的乱麻理出头绪  
刚把生命磨出几分意义  
人已中年，日已偏西

像一头斜躺的老牛  
反刍命运的过往  
消化当初的紧迫或饥不择食

沮丧，懊恼，消沉  
于事无补。经验和教训  
只是挂给后来者的路牌

唯有忏悔和反省  
寡欲清心，可以修正和衔接  
无法预计重力加速度的未来

当希望的鞭子脆响之后  
人生又坠入  
新一轮的繁华与忙碌

同我类似，繁花遮眼难遁红尘

### 说明书

写诗，就像劈柴  
沉睡的斧子  
悄然醒来，猛然一下  
击中了  
几十年囤积的  
焦虑和固执  
炙烤灵魂拔得过高  
驱散黑暗与寒冷  
比较靠谱  
管用  
就像今晚的月光

### 本期作者简介



李墨：本名李瑛。曾有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散文诗》《诗潮》《诗林》《绿风》《世界诗人》等报刊，入选《网络诗歌精选》《新诗排行榜》《新诗金蝶回放》《新世纪十年诗歌蓝本》等选本，已出版个人诗集4部，长篇小说2部，主编报告文学2部。现居重庆大足。

### 欢喜

喜欢和欢喜  
相近，不相同  
就像两座山  
两条河，两个人  
人名和名人  
调过头  
就有质的差别  
自在，欢喜  
大自在，大欢喜  
不在五行中  
超越名利，甚至  
生死

### 难以启齿

旅途上，无聊  
朋友提议来一首诗  
保持沉默  
再三催促下  
推辞：写得孬  
拿不出手  
其实，我想说  
来一首诗，比不得  
来一首歌，动听

## 青春与梦想的恋歌

——读顾坚《青果》

□ 张艳梅

最近细读了顾坚的长篇小说《青果》。读者和评论界普遍认为《青果》是其长篇小说《元红》的姊妹篇。作家把这本书献给了流浪的青春和永恒的爱情。在成长小说里，《青果》显然有着自己对于青春的理解和纪念。疲惫和艰辛，以至于突然而至的死亡，都没有磨灭那一群年轻人心中的梦想，经历了爱与痛，经历了生与死，离乡的车轮依旧要带领他们奔向梦想生长的远方……

成长小说在西方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和文本实践的概念。主人公大多是一个性格尚未完成的个体，在自我放逐或者被动驱逐的困境中，经历一系列精神危机与生存考验，最终获得价值理性和主体性。成长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人的自我寻找和确认的过程，而作家往往以此隐喻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成长历程。50年代的成长小说在叙事模式上，以个人经由身心磨砺成长为思想正确意志坚定的革命者，这种被动纯化过程与个人的主动成长融合在一起，就显示出了时代对于个人的巨大影响力。80年代无疑还是这一模式的延伸，只是政治启蒙换成了文化启蒙，经历了伤痕控诉和历史反思之后，个体成长在被启蒙的同时，主体性渐渐复苏，不过大时代的精神共鸣遮蔽了个体成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及至90年代，中国成长小说可以说脱胎换骨，获得新生。多元价值观的分化，个性化的写作，以及文化意义上的叛父心理的强化，加之女性作家私人话语的推波助澜，为90年代成长小说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和精神空间。

在众多的成长小说中，从空间上看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始终是最重要的两个存在场域；从时间上看，大体上集中于对文革的重述，对80年代的记录，对90年来以来当下生活的描摹。《青果》开篇：“那是1986年夏天，我第二次参加高考，不幸再度落榜。”1986年，一个理想主义逐渐式微而世俗主义不断占据

国人生活和心灵的年代。1986年是先锋文学走向鼎盛的时期。1987年新写实小说崭露头角，从先锋和寻根之间穿行而过，开启了90年代“新”文学之门。或许，顾坚并没有刻意选择这个年份，那么，背渐渐渐远的理想主义，面对汹涌而至的世俗主义，那个年代的年轻人，他们脚下的人生之路究竟朝向何方呢？

读《青果》，很容易让人想起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余华截取人生的片段，以隐喻的方式揭穿世界和生活的真相，那种纯洁的人生信仰瞬间被颠覆的震撼，对于刚迈进青春门槛的少年来说，无疑是巨大而沉重的。60年代出生的作家经历了动荡的童年和少年，充满激情和梦想的青春岁月，然后是沉默的思考和沉潜的写作，他们对成长有着独特的理解与表达。苦难和伤痕，理想和激情，还有生命的沉思和包容，往往交织在一起，表现在成长小说中，很自然地带出了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危机，这种认同的困境既有朝向历史的反思，也有朝向现实的反抗在里面，正如鲁迅所说的绝望之于虚妄与希望相同。同样是离乡远行，同样是自我寻找，余华聚焦的是成人世界的冷漠和欺骗，触摸的是少年内心的动荡，这种漫游式的寻找很难获得对现实世界的认同。而顾坚淡化了成长历程中饱含血泪的苦难，在温暖的生活细节中，以宽厚的温情和执着的信念拥抱现实生活，展现了爱的恒久和伟大。

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叙事一般涉及三个层面：个体身体生理上的成熟；社会规范对个体文化心理的塑造；自我主体性的形成和自觉。《青果》应该说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叙事，一是赵金龙在和外界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成长，在荣光电池厂打工，在苗姐家做家教，后来从卖小百货到经营服装，面对工厂的同事，房东、邻居，亲如兄弟的同伴还有同学，以及自己的父母和妻儿，赵金龙



都以诚相待，友情、亲情和爱情是他成长的重要动力和支撑；二是赵金龙在与自我抗争的过程中不断成长。从最初的失魂落魄到坚定出走，从一路奔波露宿桥头心烦意乱到决定进厂打工，从帮春英卖货慌乱无措到自己摆摊生意做大，赵金龙一直和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默默较量，最终的成熟和理性是生活的磨砺，更是精神的历练。那么，作家在这里，其实既写出了主人公从懵懂少年到身心成熟的成长历程；同时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个体和这个群体的反叛和重新构建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《青果》不仅是个人的历史，同样也是时代的缩影。

《青果》的主人公赵金龙实际上是介于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之间，具备自我启蒙能力的理性生活者。高考落榜，拒绝父母的复读要求，和同学一起偷偷离家到扬州打工。从已有的生活秩序中出逃，奔向远方，这一选择的背后无疑隐含着时代的转型和价值观念的转变。不过，后来当他看到昔日同学华兵的大学生活，依旧内心怅惘，这一细节处理得很好，意蕴丰富而且深远。每个人的成长都不可能是真正决绝地告别过去，而且一种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自身的稳定性。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特定的群体，赵金龙和宝们被主流社会放逐，只好带着边缘身份自己走向未知的命运，并且承担起生活和自我的反复追问。失去了线性成长的规约，和既定秩序的调整，只有通过个人奋斗确认存在的价值，迎着时代的潮流，奔向生活的内心。所以有评论者说，这是一部具有浪漫气质的现实主义作品。或者，也可以说，这是一部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现实主义之作。

## 好一幅明媚的里下河风情画

——读顾坚《黄花》

□ 张家鸿

在最新长篇小说《黄花》中，顾坚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色彩浓郁的苏北里下河风情画。在这幅明媚、深邃的画作中，以朱天宠、黄明娟为中心人物的少男少女们的爱恨纠葛、悲喜交集为主线，及朱文进、王玉荷、刘步云、郑景山、姚春花等上一辈人的故事是他们成长的具体背景，这里有诚信、互助、善良、勤快、担当、包容。基于此，《黄花》又可分为顾坚写给家乡大地的一首赞歌。

爱情是画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亮色，亦可以视之为整部小说的主线。天宠和明娟之间暗中互生情愫，随后虽互通心声却又腼腆含蓄，定亲后依然含蓄，含蓄中有坚定，坚定中有知足。待到两人在朱家桥与草堰庄之间来回得多了，才落落大方如真正结亲一般，从此无畏于旁人善意的调侃，无畏于同学或多或少嫉妒。打那以后，他们俩愈发坚信未来的人生之路，切不可没有美好爱情的保驾护航。

两人时隔几日之后见面时的腼腆与紧张、嬉闹谈话时如同家人般的亲热劲，皆足以令读者遐想不已。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情书写被顾坚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因爱而生的甜蜜，在纸页间弥漫开来，有着真切的情感力，仿佛这一对可爱的人儿就在读者眼前晃动。这条主线在作品中既有美好的呈现，也有丑恶的展示。刘步云与姚春花两人越轨纠缠不清，是无德之举。姚春花之无德还在于给成长中的儿子郑雨生带去严重的伤害，更在于导致丈夫郑景山自杀。高考失利的汤宝兰一心恋着冯红根，冯红根早已见异思迁。而汤宝兰却被蒙在鼓里，写去一封封热情似火的信，总是收不到回音。在第七封信发出后，才收到冯红根的告知实情的回信。这封信给了汤宝兰致命的一击，逼迫她最终投河自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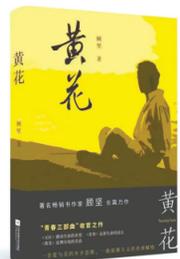
即便如此，依然不能破坏整部小说与生俱来的明媚之色。不独爱情之美的真挚书写，更在于里下河平原善良、互助、淳朴的民风的真实展示。而这才是《黄花》这部小说的宏阔背景，是为天宠、明娟、刘爱军等人提供精神

给养的源头。如此一来，古塘村、草堰庄、朱家桥的地理界限均可抹去，既然同属于里下河地区，他们对美好民风的继承、发扬是不约而同的，是与生俱来的，是责无旁贷的。如果说里下河平原风光之美是肉眼可见的，那么沉淀在人们一举一动之中的民风只能靠心灵去感受，只能靠心灵去感受。

善良、坚强、淳朴、大气的陆凤珍，是朱家桥美好民风、家风的代言人。年纪轻轻却守寡的她，不仅没有抱怨世间的不公，反而把朱文进养育长大，供他考上大学，寻得一份体面的工作。还把自己身上的美好品质，通过言行教化给儿子，让他和自己一样成为有口皆碑的人。她心中的活络、为人的热络、手艺的熟络，她身为长辈的见多识广、慈祥有加，都是朱天宠成长道路上最不可或缺的财富。朱文进王玉荷两口子的和睦相处与诚信待人，是陆凤珍美好品质的有益补充，也是良好家风的一部分。

什么样的家庭长出什么样的人，好的民风与好的家风往往是相互成全、彼此支撑的。家风是民风的一分子，好家风凝聚得多了，好的民风才有可能呈现，成为一个地区文明水平的具体标杆。在民风与家风皆好的环境里长大，朱天宠成长为一个好学、上进的乡村少年。他是班长，是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的得力助手。他是第一名，学习上从不懈怠。他有书法和文学上的特长，他的字连许多语文老师都愧不如，他认为读书是打发暑假时光的最好方式。他在获得快乐和取得成功的时候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念起跟他亲近过的人。相较于别的女儿的势利眼，天宠是忠厚的。考上高中之后，他常常想起雨生，一旦想起心中便会多一份感伤。

《黄花》从朱天宠的十三岁、黄明娟的十四岁写起，写他们的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一道考上高中，且分别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与南京医学院止，这条时间绳索的两头，分别连接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与青春岁月。故而，小说洋溢着少年儿童文学与青春文学的双重特质。



那段明媚、快乐的时光，早已一去不复返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显得愈发珍贵、稀罕。天宠看着明娟在操场上跳橡皮筋，这是充满童趣的旁观。两人约定一道考上高中、一起考上大学，这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投入。彼此牵挂、相互信任的这份爱情，为他们的现在和未来添上明媚的色彩。而这份被置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爱情的爱无比坚定，不因任何外力产生丝毫动摇。她自信，认定的事情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。她善解人意，她娇羞可人，她乐观开朗，她集合了女孩子能够拥有的所有优点。这是一个自然地存在着便散发出耀眼光芒的女孩，并不是说她强势，恰恰地，她不强势。落落大方的她，可以跟男同学处得好，也可以跟女同学亲如姐妹。

《黄花》是顾坚特意为故乡撰写的一部大书。他在其中歌颂爱情与人性的美好、批评邪念与恶行，他在其中为历史存底、为记忆留痕。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跑就跑，想跳就跳的朱天宠和黄明娟，何尝不是顾坚年少时光的影像再现？里下河地区的美丽风光固然令人向往，那寄托在朱文进、黄育新等人身上的诸多美好，愈发令人心生与他们结交之念。